



冷戰時期的刊物

香港除了是兩岸文學交往的平台和橋樑，也是西方與內地文學交流的平台和橋樑。

香港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，在冷戰時期，左右翼意識形態壁壘分明，湧現不同政治背景支持的文化刊物和文化出版物。

這些有政治背景的刊物和出版物，文化類特別是文學藝術，是其中主要的統戰手段。當時針對學生和年輕人辦的刊物《中國學生周報》，是由美方津貼的友聯出版社支持的，1952年創刊，1974年停刊，共辦了逾20年。

另一份讀者對象是青少年的《青年樂園》，上世紀六十年代創辦，七十年代被港英當局勒令停刊，隱約有中方背景。

特別是前者，介紹了大量的西方當代文學思潮（主編是文化界人士，如余英時、胡菊人等），孕育了如西西、也斯等重量級作家。

至於後者，則凝聚了一大批繼承新文學傳統創作的作家，知名作家如舒巷城、金依、海辛等。

物，由徐速在1965年12月間創辦了《當代文藝》，影響頗大。《當代文藝》每月出版一期，每期收入小說、散文、雜文、評論、詩歌等。迄至1979年4月終刊，總共出版了161期，為期13年又4個月之久，創下了當時內地及台灣以外純文學刊物歷史最悠久的紀錄。

上世紀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，香港報刊關有文藝園地，較有代表性的有戴望舒在《星島日報》主編的文藝副刊《星座》，刊登華人作家的文學創作，影響頗大。

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由台灣在香港辦的國民黨機關報《香港時報》，闢有「淺水灣」文藝版，主編劉以鬯介紹了不少西方文學思潮及作品。

愛國報刊《文匯報·文藝版》，先後由羅孚、曾敏之主編，則介紹了大量寫實主義的作品，作者主要是內地著名作家。

（大灣區的一扇國際文化窗口，之二）



「大灣區文化融合與港澳融入講座」香港會場，右排中是作者！



結緣

家庭醫生叮嚀朱近日搬到我家附近，那地方我很熟悉，跟我的老友前輩琴姐李香琴乃是同一屋苑，只是座數不同，去過幾次拜訪，是和他漂亮又賢惠又友善又能幹的太座，咱半個同行，著名普通話台主持楊紫荊邀我去嚐美食。路過琴姐的家，便又想起了她，想起了她過往的種種，且1月中旬是她的生忌，更是懷念！

與叮嚀朱醫生相熟，乃要多謝新城電台的主持劉婉芬，而說起事情的緣由，又牽涉到另外些人，乃是年前公關文公子邀請我們跟順德名人伍大哥去當地兩日一夜，吃了十幾餐順德美食，可開心地笑足兩天，就因為太好笑，尤其對着那個癡癡的林超榮，我便是聽他講笑話而突然在飯桌上休克昏迷，時間很短卻嚇親左鄰右里，劉婉芬在鄰桌也注意到，事後立即介紹叮嚀朱醫生讓我來檢查。

就因為這樣，我和朱醫生變成朋友。除了因為他是位良醫，咱們更是同聲同氣，有共同的話題、共同的語言，加上和他的愛妻也聊得

來，他們愛吃也懂得吃，我特別羨慕，朱太是美女廚神，且經常訪問不同類型的大廚，廚藝特佳，又介紹了很多位大廚神和小廚神給我認識，令我獲益良多！他們是我的同路人，也是我學習的對象。對着他們，我會很自在很放鬆，見到夫妻倆在招待我這閒人時，夫妻對話那甜蜜溫馨的模樣，確令我羨慕不已！

自覺是很幸運，相識滿天下而又有幾個能相交的朋友真的幸運，琴姐是一個，還有她很低調有心的女兒。叮嚀朱醫生和朱太也是一對。感恩能遇上這些朋友，相信能結緣是我的造化！

經過了這幾年，香港人真是不易捱，疫症影響是全球大事，可悲的是香港回歸廿多年被埋下的「地雷」炸得「遍體鱗傷」，比世界各地的老百姓更加痛苦！慶幸自己早已在過往的歲月練到一身硬撐的小本事，又有好朋友互相扶持，才跨過一道又一道的坎。



叮嚀朱醫生和太座楊紫荊在溫馨的家中！



濕疹與失眠

友人某天說眼睛有時會突然模糊，動動頭搖搖頭便沒事，有時懷疑是幻覺還是太累，我問是不是你的頸椎不太好？

後來她去找復位按摩師，問題真的沒有再出現了。頸椎是十分重要的，不單止支撐頭部，也是很多交感神經所在地。我太太以前常常鼻敏感，有時按摩師一幫她刮頸骨，很快便沒事了。

太太早前眼發濕疹，非常癢癢，加上事忙及睡眠不足，肝臟休息不足變得嚴重了。有買一些吸濕貼，貼頸沒用，只有貼腳板才有反應（就是那種吸了濕會變色的藥貼，藥房有不同牌子，大家可以自行找找）。那陣子常常要用電腦和手機，右手都麻痺了，她便去做肩頸按摩，之後心想不如也貼一個吸濕貼試試，貼後便去睡了。早上起來，濕疹竟然消了七成，一撕吸濕貼，發現濕淋淋的，如貼在腳掌上一樣。

我們發現，如原始點理論一

樣，要暖敷，之前必須先要按鬆筋骨，熱力才能滲進體內。吸濕貼應該是同理，接着幾天，她自己多拉筋，也有用按摩器鬆鬆膊頭。至於眼旁有濕疹，為何貼頸部？只是因為之前發濕疹時，是由手至頸至眼的，服中藥痊癒後，只是有時太疲累，才會再在眼睛附近發出來，再加上頸累，所以貼頸。貼了3天便100%痊癒了，快過服藥。

身體很多問題，也可以從筋骨醫治入手而事半功倍。還記得有幾次晚上完全睡不了，去醫師處心想不知要補一補或還是清一清，怎料醫師一摸，便說頸骨都移位了，復位後便回復一上床就能入睡的狀態。醫師說若果無緣無故睡不了，但又不太累，多是頸骨移位了，一整頸，血一上腦便立刻想睡覺。

頸椎充滿玄機，但實在是敏感易傷位置，建議只做一般按摩和自行拉筋，要整頸的話一定要找醫師去做啊。



旅行中遇見美好

步入2022新的一年，很多朋友的心願一定是希望早日再去旅行。疫情下，外出旅行成為奢望，很多人只能「用眼睛去旅行」，在網絡上觀看別人拍攝的別處風景。有一首歌的歌詞說：「去旅行，一個人旅行，呼吸沒有負擔的空氣」，旅行常常讓人轉換內心情緒，整裝再次出發。法國詩人蘭波曾有「生活在別處」的名句，生活中美好的風景往往在遠方，只有善於打破習慣，追求夢想，才能遇見美好。

旅行的意義，恰恰是偷得浮生半日閒帶來的領悟和發現，旅行中真的能遇見美好。如今我們常常回味過去美好的旅行，這裏我想和大家分享我的一次印象深刻的旅行。以往每年元旦之後，我和香港弦樂團的年輕樂手們都會參加國家文化和旅遊部組織的「歡樂春節」活動，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2019年1月，我們到「一帶一路」沿線國家斯里蘭卡參加的演出。

香港人熱愛旅行，但去過斯里蘭卡的人一定不多，說起香港一樣特色食物，又和斯里蘭卡息息相關。香港人每天品嚐消耗的港式奶茶數以百萬杯計，所用茶葉的核心正是斯里蘭卡名產烏巴(Uva)茶葉，也是老一輩口中的「西冷(Ceylon)紅茶」。我們到斯里蘭卡品嚐紅茶，發現和港式奶茶相似，也是加奶和糖，並經過數次「拉茶」的動作，讓口感更加順滑，味道也更加香濃。

到訪斯里蘭卡首都科倫坡對於我和弦樂團的青年樂手都是第一次。雖然在那裏我們不太懂當地語言，當時也只有一个翻譯要面對我們所有人，很多方面不懂溝通，但是我們卻感受到像奶茶一樣的濃情蜜意。和當地朋友的交流

中，我們感受到只要通過人文心靈溝通，一切問題都迎刃而解。斯里蘭卡是微笑的國家，雖然大家在當地是初來乍到，但斯里蘭卡人民的純真微笑感動了樂團的每一個人。演出中遇到任何的問題，我們和當地的朋友都從一個微笑開始，心連心，最終都順利解決。

我們在當地的演出特意走入校園，為當地師生和音樂愛好者演出。有當地朋友說，這是他第一次現場聽西洋樂器的音樂會，以往「歡樂春節」系列活動是帶去中國樂器的演出，這次是我們中國自己的西洋表演樂隊帶去中西合璧的演出，不僅有西方經典的音樂作品，更重要的是我們還帶去了充滿東方韻味的中國名曲。當小提琴奏出《梁祝》、《春節序曲》、《瑤族舞曲》等具有民族特色的樂曲，現場的觀眾都驚歎、陶醉於中國韻味之美。在當地我們看到，中華文化始終是我們的文化之根，洋為中用，才能根深葉茂，傳遞中國文化之美，也是講好中國故事，展現溝通誠意，「一帶一路」不僅是經濟溝通，人文溝通、人心溝通才是更重要的事。

對於參與的樂手來說，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，在當地用文化演出交流，反而更幫助我們理解世界文化的多元，也更理解自己國家民族文化的深厚和美麗。我們在當地參加了於科倫坡市中心商城組織的新春快閃拍攝活動，一開始樂團就率先奏出《大海啊，故鄉》，一下就把漂泊異鄉的遊子情懷表達了出來，隨後的《我愛你中國》、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都在現場引起了共鳴和感動。

在我看來，旅行中發現美好，不僅僅是發現別處的美景、生活的遠方，更重要的也是更加熱愛生我養我的這塊土地。



易釵而弁 雌雄難辨

當被問及這樣的題目：對哪位女演員或女藝人易釵而弁的角色及其扮相的印象最為深刻？不少人異口同聲地說：「東方不败！」

女星林青霞反串男角演東方不败，當年在香港影圈引起很多轟動的話題，因為角色困難之處是她一個女演員，要演一個從男人變女人，及演技上有很大的挑戰和考驗的角色，加上她的造型英姿颯爽、雌雄難辨，圍粉不少，可謂男女通吃，亦「正式」開啟女扮男裝的「地位」。

「少時收看趙雅芝、葉童合演的電視劇《新白娘子傳奇》，一直以演許仙的葉童是男人，其一原因是葉童的名字有個個性化的「童」，更一度視她為「男神」，到長大成人時才知道葉童是女兒身，怪不得看到和趙雅芝的親熱纏綿戲份時，兩人的表現是沒有半點「忌諱」，如此自然，哈哈兩個女人也沒有誰吃誰的「豆腐」了。」

其實在上世紀四五十年代，在京劇或粵劇裏，早就有女人演文武生，男人演花旦，戲台上的她（他）們演才子佳人，既俊又帥氣，迷倒眾多戲迷，也因時時不斷變遷，文明觀念漸強，觀眾早已接受女扮男、男扮女的演藝人，只要戲中角色需要，因女藝人反串男角，很多時那角色比找男藝人更切合劇情。

在內地不少電視劇中也有女扮男裝的劇情，女藝人的造型扮相和舉手投足，同樣給予觀眾那份雌雄難辨的感覺：「儘管有林青霞、葉童的珠玉在前，多位女藝人在反串男角時，都不介意「束胸」帶來的『辛苦』，只為令角色更為生動。」

除了女扮男裝的演藝人外，亦出現很多「帥哥」扮女裝的角色，如梁家輝在影片《東邪西毒》的女裝扮相，那形態觀眾每看一次都「笑破肚皮」，所以帥哥扮美女，亦能「美」得超傳神啊！



志志

北方有四季，生活偶瀟瀟，但終歸還算平靜。工作至今，日子在家和單位兩點一線間平淡過。雖經歷種種，有過極，畢竟沒啥大挫折。

然而，我在小鎮上的生活，卻被一個忽然來電攪出了漩渦。如巖岩落水，進而演變成一大股狂風怒吼中的波浪。那些四濺的浪花，撞亂了作息，撞疼了生活。

我，志志了！兩周前，正在科內上班，手機鈴聲響起。屏幕上顯示的姓名，是久不聯繫的一位某市作協主席。寒暄幾句之後，他跟我聊起一件事。大意是問我有無到高校執教的念頭，有所本科院校設有作家崗，有優厚的工資福利待遇，帶薪休假等。與這位主席認識多年，平時因距離遠，聯繫並不多，突然推來這樣一則消息，多少有些詫異。按這位主席的說法，薪資高出現在一倍多，有寒暑假，甚至可以考慮妻子也在那所高校找個職位。附近有小學，孩子上學也不成問題。如此，確實不錯。

沒立即給出答覆，有家有院的人，意向自己沒做了主。我也沒拒絕，畢竟待遇不錯，特別是休假時間長，有足夠的創作提升機會。若去這所高校，接下來的問題開始讓人頭疼。我是醫學專業畢業的，畢業後一直在基層醫院工作，去高校教寫作屬於跨專業，能否迅速融入是個問題。就算能夠完美適應，父母咋辦？老婆孩子咋辦？倘若兩地跑，拖家帶口很難實現。畢竟，要去的的地方，離我現今工作的小鎮，有將近300里路程。這段路，絕非「說走就走」的旅程。想找人商量，馬上又遲疑了。這件事並非板上釘釘的，現在的同事，自然知道得愈上好。妻子的態度有些含糊，想讓我去又不想讓我去，我的意向也就跟着搖擺了。拿不定主意的事，總得多問問。

單位有位業務院長，平時與我關係不錯，他的人际關係也廣，不妨探討探討。了解了

學校情況後，這位老弟給出建議：看上去，學校整體環境挺不錯，就是得弄清楚工作是否夠穩當，簽多少年合同。一旦過去後，不主動離職的話，是否有被失業的可能。還有就是，短期內兩地跑是可以的，考慮長遠的話，家屬能否在那所高校找到適合的工作是關鍵。

村裏有個鐵哥們，這幾天正好在家，早就說要和我聚聚的，我就回去了一趟。幾杯小酒下肚，哥們跟我聊起知心話。我說的這件事，他不否定也不肯定。大概兩個小時車程倒是不算太遠，但也不可能像目前這樣想回家就回家。一周左右回家一趟和天天在家肯定不是一回事。他妻子的觀點，則與他不同。弟媳婦的意思：假如你辭職去大學講課，專業不對口，在本地打拚這麼多年的所有人際關係全部清零，到了新環境一切未知。

有個在濟南上班的異性好友，視頻和電話聊了幾次。她現在月薪8千至1萬幾，老公在醫院上班，也差不多這樣。往日的同學，單從薪資待遇上講，比回老家鄉鎮工作的我，優越許多。平常很少聊這些，一聊感覺傷自尊。在濟南那邊工作的同學，大多都這樣，月薪1萬左右屬於平常。我跟她說，這樣一比較，我更想辭職走人了。但朋友直接當頭潑了我一瓢冷水。她質問我：你若辭職，孩子誰帶？上學咋整？都交給你媳婦麼？你爸媽咋辦？別頭腦一熱就做決定。當然，薪資待遇是比現在好，可你再去那個城市買房安家麼！顯然，在是否重新擇業上，朋友的否定大於肯定。

還有幾位，是單位的同事，也算關係比較好的。聽到這件事，多數是贊成的，她們看到的是薪資待遇，甚至是羨慕。在她們眼裏，這是好事一樁，也是機遇，得抓住。

當地文聯的李主席，對這件事持肯定態度。他告訴我，不要猶豫，去高校教書，接觸的人和平台，比在小地方要好很多，沒必要太留戀，也無須顧慮太多。既然是普通本科院校，不可能隨便就出啥變故，為了自己前途，最好是去。不出去，工作穩定，一般不

志志

可能退休前被失業；出去，待遇好是好，一切都是新的，機遇和挑戰會並存。是否和現在這樣穩定，未知。

沒想到，工作這麼多年後，又一次來到一個新十字路口。面對抉擇，心中很是志志。有幾個夜晚，燈熄了，眼睛卻睜着。望着上方的天花板，久久無法入睡。

在意向未明之前，應那位作協主席要求，我寫了份簡歷給他，由他轉交那所高校文學院副院長。當晚，那位副院長加我微信，跟我聊了一會兒。主要是問我工作上的一些情況，還有是否有去他們學院任職的意向，我給出的答案依舊是「在考慮」。

猶豫着，但還是借了個攝像頭。面試是線上進行的，那些面試官中，應該就有那位負責文學院工作的副院長。剛過了不惑之年了，直面考官時，我竟還有些緊張。我談了一些有關散文創作技巧的認知，對面和我探討了幾個問題，面試結束。結果，尚未公布。停了視頻，如釋重負。那一則消息帶來的波瀾，竟然如此之大。就如那位文學院副院長之前所言：散文創作沒問題，關鍵看講課。而我，直到現在，還不確定自己的意向。就算真的通過了，恐怕還得實地考察、深入溝通一兩次才能決定。如此，過或不過，也不志志了！

幾天後，從文學院李院長那裏獲知，由於高校教師要「合格教學評估」，對全日制學歷卡得嚴，被學歷攔住了。學歷這個坎，我們提前有所溝通，希望能破格。沒能爭取到，也沒啥，於我，畢竟也是個兩難選擇。破格了，在種種現實束縛面前，能否成行，也未可知。

選擇，就是這樣。就像走路，一條路往前走，有坡有窪，有直有彎，只要沒有岔路，不管遇上啥情況，都能咬牙邁過去。一旦有了走向不同的路口，就很難決定了。到底走哪條路更好呢？糾結吧，那不是錯，那是一個必須經歷的過程。志志之後，選擇之後，風雨兼程甬後悔，便是最好的。因為選了別的路，也得這樣走。



唯閱讀跑步不可辜負

2021年聖誕節早上，從堅尼地城跑到維園，再跑回堅尼地城，正好21公里，年度最後一個半程馬拉松完成，手機上的運動App也即時發出提醒，我人生的第一個1萬公里跑步紀錄誕生了。沒有比這更好的聖誕禮物，也即時實現了年初預訂的目標。

我一直有個執念：跑步和閱讀，是平淡人生裏不可辜負的兩個習慣。在所有運動裏，跑步是一項最簡單又最孤獨的運動。跑起來之後，拋在身后的距離和拋在腦後的煩惱，愈來愈遠。沒有10公里解決不了的惆悵，如果有，就再跑10公里。

我的跑步起點，始於要給家裏的小朋友立個榜樣。那時候，剛剛初中畢業的小朋友，被父母送來和我一起過暑假。看着少年陽光卻愛睡懶覺，便鼓勵和督促他，不如我們早起出門去跑步。要求別人做到的事情，自己必須也要做到，教育小朋友尤其如此。就這樣，從家附近的湖邊慢跑，拓展到附近森林公園裏比拚速度，一個暑期下來，天天早起跑步的我們，從跑2公里氣喘吁吁，成長到了跑5公里，只是汗濕衣衫。送他搭高鐵回去升讀高中，在車站開口，我們擊掌約定，要把跑步的習慣堅持下去。

跑步第一年，常年伏案工作所致的腰酸背痛頸椎僵硬，全部消失了。跑步第二年，沾到枕頭就能睡着，一夜無夢的深度睡眠，夜夜相伴。跑步第三年，年度例行體檢的報告裏，所有指標都顯示正常。跑步第四年，堅定和從容像耳旁拂過的晨風，很容易便治癒了被現實戳傷的心。跑步第五年，一次跑完10公里汗都不大會出了。跑步第六年，1個小時12公里，氣息平穩步履輕鬆，跑完之後，漫步在港島南區的山海之間，蕩胸生層雲，平靜和滿足在一望無際的視野綿延。跑步第七年，身體上的輕盈感猶如蜻蜓的翅膀，細微的震顫便能煥發出巨大的能量，行動上的自律，更像是完成了一次蛻變。

與跑步相廝守的，便是閱讀。大學畢業散吃散飯，臨別了，班主任嫣然一笑，送給我們一句囑託，不管以後工作生活多忙，一年至少要讀10本書。生活的真相和人生而有的情性，結實實實給了我一個理據充分的台階。當表述方式上的枯竭，在一次次人探訪後不期而遇的凝結滯帶時，不知不覺間中斷了的閱讀習慣，決心跟跑步同時重新回歸。人生的不完美，社會制度的不完善，國家治理機制的健全不理想，正是我們要

孜孜不倦努力的目標和方向。書讀得愈多，愈明白天下責任之重大。就比如我很反感躺平這個詞，對現狀不滿意對生活不滿足，那就不要只是停留在抱怨和牢騷。從我做起，去改變它去完善它。腳踏實地幹事的人，再怎麼被讚美都不為過。

2021年12月30日，合上枕邊那本花了一整年才讀到最後一頁的書，去年初預設的兩個小目標，就此全部實現。和我一起開始跑步的小朋友，恰好發了訊息過來。2021年大學畢業的他，工作上的事情剛有了些眉目，卻被在一場嚴峻的疫情封城裏。對未知生活的不確定讓他有些焦慮，對重新恢復正常生活秩序的期盼，也和我一樣，跨過2021年直接進入了2022年。我回覆他，只要閱讀和跑步的習慣仍在，生活就不會被白白辜負。

新年伊始，我們共勉。

最近跑步時在灣仔海濱所拍攝的圖片。

